

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合阳面花： 情满黄土星满天

王锦强 文/图



合阳面花艺人的作品

爱国：家国天下 爱国如家

蒲宏凌

爱国，是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第一个价值准则，爱国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的精神动力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，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撑。

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传统，从屈原的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到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从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到鲁迅的“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都体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怀。

家国同构，修齐治平

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中，国家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它往往被置于“家国天下”的文化格局和政治理想之中来理解。《大学》有言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；知至而后意诚；意诚而后心正；心正而后身修；身修而后家齐；家齐而后国治；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修齐治平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，由近及远，由己及人，将国家、社会、家庭、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这也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。

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外王道路，既指明了行远自迩、登高自卑的修习次第，也包含着身国同构、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。孟子在解释“天下国家”时也说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”个人修身的意义在于，由身家而家国，由家国而天下，不仅是现实空间疆域的不断扩大，也是人生精神境界的不断升华。因此，“家国天下”理念所建构的文明共同体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，不单纯是指向个人，也不单纯是指向家庭、社会、国家，既关注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，又致力于各个人通过普遍联合形成“真正的共同体”，不论是个人还是共同体，都期于达到“止于至善”的理想境地。

家国情怀，爱国如家

“家国天下”的文化格局和情感认同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之中，积淀而成为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家与国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家是国的缩影，国是家的延续，爱家升华为爱国也成为必然的选

择。程颐说：“学者不可不道世务。天下事譬如一家，非我为则彼为，非甲为则乙为。”爱国情怀，天下意识，担当精神，这是为学者必备的胸襟和格局。正如孟子所说：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

在家国情怀的指引下，古代先贤站在天下的立场上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治国理政的道路。孟子提倡以仁治国，他说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”执政者如果不为百姓的利益着想，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，失去执政的合法性。荀子提出以道治国，他说：“国者，天下之制利用也；人主者，天下之利势也。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安也，大荣也，积美之源也。不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危也，大累也，有之不如无之。”国君持道治国，则国泰民安，反之则灾难相随。

以身许国，忧国忧民

近则身家，远则天下，在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中，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。这些爱国思想，不仅表现为对于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，悠久历史的自豪，灿烂文化的认同，而且也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忠贞不渝的报国情怀。翻阅典籍，表达爱国情感的诗歌随处可见。比如，曹植的“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”，李白的“中夜四五叹，常为大国忧”，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，陆游的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，徐锡麟的“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”等等。

在历史上，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，捍卫祖国的尊严，无数仁人志士以身许国，抗御外侮，谱写了一代代的爱国史诗，树立了一座座的爱国丰碑。比如，苏武牧羊，不失气节；班超辍业，投笔从戎；岳飞精忠报国，其《满江红》词云：“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”文天祥视死如归，其《正气歌》诗云：“天

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为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”他们为了国家赴汤蹈火，为了正义不避祸难，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青史。

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习近平同志指出：近代以后，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、付出的牺牲之大，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但是，中国人民从不屈服，不断奋起抗争。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，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，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，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。在新的历史时代，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，延续文化基因，萃取思想精华，把个人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相连，把个人梦想和国家梦想相连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(作者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)



(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)

□ 汉字故事

风雨沧桑话“国”字

杨立新

参观过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展览馆的朋友，如果稍作留意，便会发现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“太平天国历史陈列”（见下图）匾额上，“国”字少了一点，写成了“囯”。据导游介绍，这是因为郭沫若对洪秀全没有继续进军，使“天国”不完整，深为惋惜，故而有意把“国”字少写了一点。



郭沫若题写的“太平天国历史陈列”匾额

此说甚谬，因为在太平天国的相关文献资料及实物中，“国”字均少一点。如洪秀全、石达开铸造的“天国圣宝”钱，其“太平天国”的“国”字，即写作“囯”。我想，作为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郭沫若之所以这样写，也许是出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尊重吧。



“天国圣宝”钱

然而，又有人认为，“国”字是洪秀全所造，他认为普天之下，上帝最大；四境之内，唯王最大，以彰显其“王者当国”之意。这种说法与其说是诠释汉字，毋宁说是在评价太平天国的施政体系，已超出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对“国”字的理解了。其实，“国”字并非始自太平天国时期，早在宋代便开始流行。我国很多汉字向来就有正、通、俗之分，据辽《龙龕手鑑》载，“国”为“囯”的俗字；另外，明《正字通》以及1930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的《宋元以来俗字谱》也都收入了“囯”字。

“国”的繁体正字为“國”，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國，邦也。从口(wéi)，从戈。”段玉裁注曰：“或，邦也。古‘或’‘國’同用。”其实，“或”“國”为古今字，古文只有“或”字，后来才有了“國”字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“國”的字形演变中得到印证。



甲骨文

金文

大篆

小篆

关于甲骨文“或”，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有如下解释：“或，邦也。口表示范围，一表示土地；戈，执干戈以卫社稷，表示武力，后来由许多小‘或’合成大國，所以在或字外面再加上一个口。”

除了“或”外，“国”字还有一种古文写法就是“囯”。《字汇·口部》释曰：“口，古作国字。《商子》：‘民弱口强，口强民弱，有道之口，务在弱民。’古国字皆作口。”

正由于“國”字代表了国家权力机构，充满了政治敏感性和神秘色彩，所以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把目光投射到这个字上，挖空心思地要对它进行一番“改造”，然后再通过国家行政命令加以推广使用。除了上述太平天国改用“囯”字外，据明代《正字通》记载，武则天当皇帝后，当时幽州有位书生，为了迎合讨好武则天，上书建言，说“國”字方框内的“或”很像“武”，有扰乱天象之嫌；而且“或”即“惑”，有不稳固之意，当今圣上姓武，是武姓之国，宜将方框中的“或”改为“武”，这样才可以上承天意，下孚民望。武则天听后十分高兴，马上降旨天下，将方框内的“或”改为“武”。过了不久，又有人上书说：“把‘武’字放进方框内，与把‘人’字放进方框内成为‘囚’字一样，有‘武’氏被困之嫌，是不祥之兆。”武则天认为很有道理，又降旨将此字停用，改用“囯”字。

据统计，武则天一共造了19个字，“囯”字便是其中之一。但事实上，“囯”字也是古已有之，并非“则天文

字”。在南朝梁代顾野王的《玉篇·口部》中即收录此字，并注明：“囯，古文國字”。汉代崔駰的《博论》中也有“献酬交错，万囯咸欢”。看来，武则天只是复古而已。

另外，“國”字还有两种俗体写法，《玉篇》所收的“囯”，突出了国家广有八方之土；《龙龕手鑑》所收的“囯”，则突出了民众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，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。但是，唯独“囯”字得到了武则天的法眼垂青，这大概是因为口内的“八方”更能体现武则天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吧。“囯”字在日本也曾使用过，现在仍作为古代人名用字保留着，如江戸时代的大名德川光圀。

最后，再谈谈我们现在的通行简化字“国”。其实，这个“国”字也是古已有之。据清代梁同书《直语补证》考：“国、子、齐……，今市俗书之，皆起于宋，见孙奕《示儿编》云。”不过，“国”字还要早于宋代，在六朝碑文（见下图）中即已出现。



六朝碑文

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既是珍宝财富、君子品德的象征，也是国家权力与地位的象征，所以国中应有玉。据文字改革专家叶籁士先生的《简化汉字一夕谈》记载，1955年9月的《汉字简化方案修订草案》本拟把“國”字简化为“国”，但有委员以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为由提出异议，最后通过“王”字加一点成“玉”，这就是今天的简化字“国”的由来。